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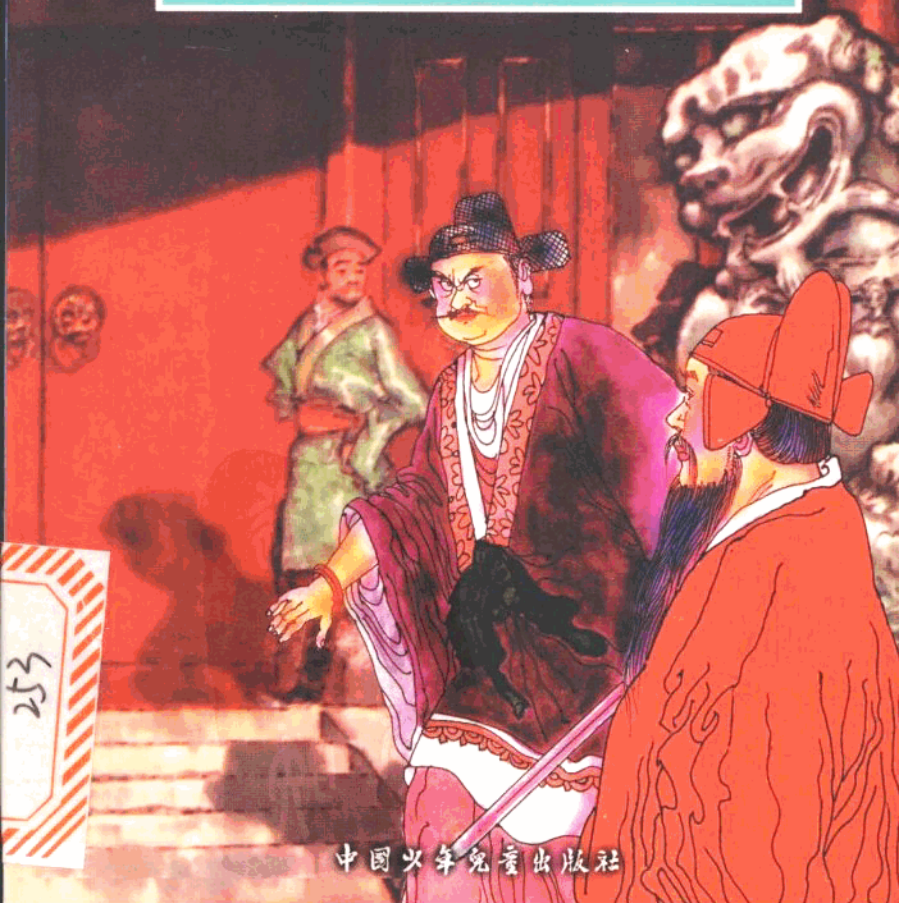
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清忠谱

(明) 李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玉，字玄玉，自号苏门啸侣。明苏州府吴县人。因一生不曾做过官，所以将自己的书舍题名为“一笠庵”，又自号“一笠庵主人”。生卒年不可详考，大约为明万历后期至清顺治初年。从现有的材料中大致可推测李玉明亡以前在仕途上是不得意的，直到崇祯年间才中副榜。明亡以后，他“绝意仕进”，将全部精力投入戏剧创作。

李玉在明末的作品以“一笠庵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最为有名。入清之后所作的《清忠谱》、《千钟禄》、《万里圆》等，成就更超过早期作品。

*Bian Zhe De Hua*

编 者 的 话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精神丰富起来。现在，行万里路好办，可以交通工具代步，但要读万卷书，谈何容易？且不说人生苦短，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大概也远远够不上“书山”的一角，或者是“书海”的一粟吧？更何况，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书山”在不断增高，“书海”也在不断扩大。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

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200 册）文学作品，每部作品包括：作者简介、作品缩编和作品（原著）赏析。这些作品中，有的是流传很广、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阅读这些作品，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也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文学修养。

其实，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那些“简介”“提要”之类的书，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书山”、畅游“书海”的引路之作，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

*Bian She De Hua*

示下，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淘”出好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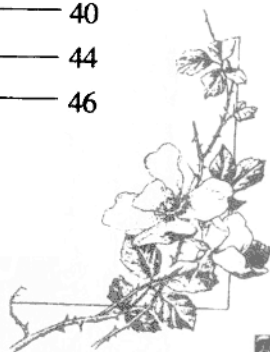
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



Qing Zhong Pu

目 录

《清忠谱》戏剧故事	1
傲雪	1
书闹	5
述瑯	10
创祠	13
缔姻	15
骂像	19
闺训	22
忠梦	25
就逮	28
义愤	32
闹诏	35
哭追	40
捕义	44
荫吴	46





Qing Zhong Pu



叱勘	47
血奏	51
囊首	55
戮义	61
泣遣	62
魂遇	66
报败	68
毁祠	72
吊墓	73
锄奸	76
表忠	79
《清忠谱》剧本(节选)	81
第五折 缔姻	81
第六折 骂像	87
第十一折 闹诏	94
第十七折 囊首	102
第十八折 戮义	110
《清忠谱》(原著)赏析	114

*Qing Zhong Pu*

《清忠谱》戏剧故事

傲 雪

明朝末年，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专权，气焰嚣张，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万马齐喑，哭声遍野，是自古以来忠良贤臣遇到的最大灾难。

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字景文，别号蓼洲，苏州人。给假回家，住在苏州衡门陋巷。其妻吴氏，生有四个儿子。周顺昌天生铁面无私，无论仕途是否得意，清廉正直的作风却始终不变。虽然居官多年，仍是一贫如洗。两袖清风，却忧国忧民，赤胆忠心。做司李时曾吓破了税监的胆子，被江西人称赞为“冰条先生”；主持官吏的铨叙事宜时，又曾经坚决拒绝了别人深夜送来的钱物，在苏州一带人们纷纷传诵其铁面无私。他疾恶如仇，睡觉时还梦见痛哭流涕申冤告状的老百姓。其胸襟正如挺霜傲雪的青松，而其不合世俗的性格又宛如逆流中的中流砥柱。但他虽然胸怀一颗忠心，却报国无门，只有在家中拍案长叹。



Qing Zhong Pu

当时，皇帝昏庸，不理朝政，奸邪之臣乘机蒙蔽皇帝，残害忠良。为首的魏忠贤肆意横行作恶，其帮凶也狗仗人势，以至国事荒废，朝政大乱。魏忠贤等人又笼络了兵部尚书崔呈秀、镇抚司许显纯为心腹，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和杨寰为爪牙，到处迫害忠臣。倪文焕逐杀东林党人，以至于周顺昌也受到株连被削官。

这一天，周顺昌独自站在窗前，望见窗外天空中飘起了雪花，想起最近听说杨大洪、左浮丘诸君子纷纷被捕，万元白被廷杖活活打死，不由得满心义愤与担忧。而他更担心的是魏忠贤还在宫内练兵，镇守边疆的将帅又多半是魏忠贤的私党，定然会图谋不轨，不久就会篡位专权。不禁感叹要是他在京城，一定斩尽群贼。无奈远离朝廷，忠心无法表达，惟有叹息。

想到这里，周顺昌转身对儿子茂兰说：“请你母亲出来，我有话想跟她说。”

夫人吴氏走了过来，问道：“相公，风寒雪冷，你开着窗儿，自言自语，说些什么呢？”

周顺昌说：“夫人，想我白雪肝肠，坚冰骨骼，一辈子不肯趋炎附势。面对着冰花玉树，顿觉兴致爽然。”

吴氏说：“相公，你当了这许多年的官，却囊中空空，儿女们又都还没有成家。更加上他们衣衫单薄，

*Qing Zhong Pu*

粗茶淡饭。适逢寒天大雪,有什么兴趣?”

周顺昌回答道:“夫人,古人说得好:天降大雪,在锦帐里畅饮美酒,浅斟低唱,不如陶家风味,扫雪煮茶,更有味道。”

这时候,老仆人顾选拿了一张帖子走了过来,说:“吴县陈老爷到门拜见。”

周顺昌看了帖子,对他说道:“有请。”夫人和孩子们回避了。

来的是陈文瑞。周顺昌问:“请问陈老爷,这么大的雪,你到此有什么事?”

陈文瑞说:“昨天接到知府的公文,说李公来到苏州,特来迎接。因李公还没到,故坐船来拜访老师。”

周顺昌问:“什么李公?”

陈文瑞答:“是内监李公。”

周顺昌问:“既然是内监,为什么迎接他?古代曹节、王甫,危害汉朝统治;程元振、鱼朝恩,几乎毁灭了唐朝政权;童贯、梁师成使宋室衰颓;就是我朝王振、汪直、刘瑾等人,三朝为患,残害忠良。阉人宦官的危害,古今是一样的。我们读孔圣人的书,正应该绝除这些奸贼,怎么可以和他们结交,还去迎接他们?”

陈文瑞说:“他掌管税务,奉旨驻扎在苏州。上官来命令频频催促,我不得不出城迎接。”

*Qing Zhong Pu*

周顺昌生气地说：“这又是魏忠贤派来的！他盘踞宫廷，在京城肆意横行，又纵使宦官到苏州来危害百姓！”

陈文瑞拱手说道：“这还得靠您力挽狂澜，建树奇功。”

周顺昌叹了口气，说道：“可怜我一介草民，只能徒自流泪。”

陈文瑞又问：“这么大的雪，老师何不烤火抵御风寒？”

周顺昌答道：“柴草昂贵，哪有工夫做烤火的迁事。何况我一个穷儒生，十年清官，这几根穷骨头冻惯了，哪用得着烟熏火烤。”

陈文瑞说：“我有一句不识好歹的话，恳求老师。”

周顺昌问：“有什么指教？”

陈文瑞说：“我船上寒冷，求您赏些酒食，聊以御寒。”

周顺昌说：“只怕贫穷人家的东西，不配供奉贵客。”

陈文瑞说：“师生如同父子，老师不必多心。”

于是周顺昌吩咐家人道：“你装一壶白酒，拿一方生豆腐，我和陈老爷一起享用。”又转身对陈文瑞说：“这正是所谓的‘百年粗粝腐儒餐’。”

两人正吃着，陈文瑞说道：“门生在此地供职，公

*Qing Zhong Pu*

务繁忙。老师如果有什么指教，学生一定尽力帮忙。”

周顺昌顿时一脸正色地说道：“你错了！我周顺昌从诸生一直做到铨部，何曾轻易接受过人家一分钱，轻易答应人家一件事呢？我兜里没有半分钱，也决不肯轻易玷污自己的名声。”

陈文瑞连忙起身作揖道：“是我得罪！我非常佩服您的高风亮节，您的话我决不敢违背。”

这时，随从走过来说：“禀告老爷，李老爷的船已经到达。太爷和长洲县张老爷都到了下津桥了。请老爷快上船，前去迎接。”

陈文瑞说：“既然这样，我告辞了。听老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陈文瑞刚走，老仆人顾选便走了进来，说：“老爷，外边人传得纷纷扬扬，说文老爷在京城疏劾了魏太监一本，圣旨下来把文老爷削职为民，今天回来了。”

周顺昌吃惊地说：“有这样的事？你快到文老爷家问个明白，快来回复我。”顾选答应着出去了。

书 闹

姑苏城外有个有名的周文元，人称“老扒头”，少年无赖，独霸一方。经常到赌场里拈头，靠打架出了

*Qing Zhong Pu*

名。城里玄妙观前面有个说书的叫李海泉，岳飞传说得尤其好。于是周文元请他在本地李王庙前开设书场。前一天刚说到金兀术破鄜延州，这天正要说童贯起兵，非常热闹。所以刚过正午，周文元便催促着李海泉撑起布篷，聚集众人准备开说。

听众里有个人叫颜佩韦，平生喜欢游侠，性格粗犷豪放。血性方刚，崇尚忠义。听说李王庙前天天说岳飞传，他想岳爷是个忠孝的人，他的评书一定好听。所以跟母亲说了一声，准备来听一回。

布篷撑起来，只见李海泉走到台前正中，对众人一拱手说道：“列位好！”见众人都在下面吵吵嚷嚷说闲话，周文元赶紧大声说：“诸位朋友，别嚷嚷，帮帮忙。”众人却仍一面随意听着书点头，一面窃窃私语。颜佩韦看见这情形，不禁恼怒起来，心中不平。只见李海泉用醒木一拍桌案，开讲道：“话说宋朝太祖，陈桥兵变，夺取国家天下，以后七代皇帝统治期间，都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传到第八代徽宗皇帝，却不理朝政，信任奸臣，充用太监童贯。他舞权弄势，封自己为广阳王。满朝文武，没有不巴结他的。又在边界上寻衅滋事，惹得金人时常攻打边关。边界极重要的关口，叫雄州关，一位足智多谋、勇猛善战的招讨大元帅在那里镇守。那元帅姓韩，名世忠。……童贯不用韩帅，派来一个无用的孙高，与金兵刚一交锋就一命呜呼了，多亏韩元帅之子韩彦杀



Qing Zhong Pu

退金兵，此时广阳王童贯却又来了。……广阳王吩咐请圣旨出来。十来个将官抬出龙亭，里面又走出一位将官，捧着圣旨站在中间。韩元帅屈身下跪。那将官打开圣旨读道：‘韩世忠按兵不动，丧送军队，污辱国家，以至边疆失守，囚解来京。’读完了圣旨，众将官推着一辆囚车来到帐前。广阳王说：‘奉圣旨，快把韩世忠官服脱下，上了刑具，打入囚车。’众军兵就剥掉韩元帅的盔甲，戴上镣铐，推进囚车，四周用铁钉钉住。那时韩元帅真是浑身是嘴不能说，遍体是牙辩不得了……”

正说到这儿，颜佩韦将桌子一拍，生气地叫道：“说这样的歪书！说这样的歪书！”

众人都惊讶地说：“这是为什么？干什么这么乱嚷乱叫？”

颜佩韦说：“可气！可气！童贯这阉狗，作恶多端，叫我怎么按捺得住！”

李海泉说：“从来说书，有好有歹，何必这么大动肝火。”

颜佩韦说：“这样的恶人，说他干什么？”

李海泉说：“既是恶人，你不听就是了。”

颜佩韦冲过去，一脚把书桌踢翻。李海泉说：“这是从哪里说起？”

颜佩韦说：“我就打你这狗弟子！”

众人连忙阻拦他道：“他是说书的先生，为什么



Qing Zhong Pu

打他？”

李海泉一边被人拉到别处去说，一边摇头：“可笑，可笑！我走了，省得在这里受气。”

周文元生气地指着颜佩韦说：“好好一个书场，被你这狗头撒野，赶散了我们的生意。我打死你这狗头！”说着便冲上来打他。

颜佩韦毫无惧色，说：“来！来！来！你敢和我较量吗？”

于是两人一边各自脱去外衣，一边拉开架势。颜佩韦踢一飞脚，周文元闪身躲过，进前抓住颜佩韦的一只脚。只听得众人纷纷劝阻：“二位不要太认真。都是逢场作戏，夙来无冤无仇，何必争斗？”

颜佩韦说：“你要拿住我吗？真是买干鱼放生，好不知死活呢！”

周文元说：“我不但要拿你，还要打你个落花流水呢！”于是两人又各摆架势再打。众人相劝无效。

这时，只见一位老妇人急急忙忙地跑来，指着颜佩韦说：“我听到报信，赶紧跑来，你果然又和人打架了。还不放手，打死了人，不是要偿命吗？”

颜佩韦放开周文元，站起来。周文元还在那儿气喘吁吁，不停喊痛。颜母拉着儿子说：“还不跪下！”颜佩韦赶紧跪下。颜母说：“来的时候一再叮嘱你，你就是不听，下次再不能如此了。”颜佩韦连忙应道：“下次不敢了。”颜母说：“起来吧。”颜佩韦这



Qing Zhong Pu

才站起身来。

众人都道：“我们原先还以为他是个好汉，却原来是个怕老婆的头目。这样的人理他干吗？”

颜佩韦说：“要不是我母亲的吩咐，我怎么肯饶了他？”

人群里一人说道：“这样说来，那是你母亲了。”

颜母说：“刚才小儿冒犯，老身特来请罪。”

那人转向众人说：“诸位兄弟，刚才他听见不平之事，忿而大怒，真是个义士。如今他尊奉母亲，又是个孝子了。”

颜母答道：“小儿是个粗鲁之人，诸位过奖了。”

只见那人对颜佩韦说道：“请问尊姓大名？”

颜佩韦答道：“在下颜佩韦。”

众人都道：“原来是颜大哥，失敬，失敬。”

颜佩韦问那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答道：“小弟杨念如。”

颜佩韦道：“原来是杨大哥，久仰，久仰。”

杨念如指着其余几人道：“这三位就是周文元、马杰、沈扬，都是我的朋友。”

颜佩韦拱手说道：“哈哈！相逢一笑皆知己，岂是区区陌路人！”

杨念如道：“颜大哥在上，今天小弟们有幸遇到大哥这样忠义孝顺，众心佩服，想要大哥和兄弟四人，共订一盟誓，结为兄弟。不知老伯母答应不答



Qing Zhong Pu

应？”

颜母说：“小儿承蒙众位提携，再好不过。”

颜佩韦道：“这叫做不打不相识了。”

杨念如又说道：“请问大哥年龄是多少？”

颜佩韦说：“小弟三十岁。”

杨念如说：“小弟二十七岁。”又指着众人说：“这三个兄弟，都是二十三四的人，颜大哥年龄居长，小弟第二。”

“我周文元第三。”

我马杰第四。”

“我沈扬第五。”

杨念如说：“幸有伯母主持盟誓。我们众兄弟，就此对天一拜。”说着，五人共拜了一拜。

颜母道：“我儿请四位到家里去，喝酒谈心。”

众人道：“小侄们正要去给老人家问安，这样就送伯母回家吧。”

述 瑯

周顺昌罢官在家闲居。文文起是文天祥的后裔，忠孝传家，前年中了状元，大家都知道他是国家栋梁。近来在讲筵供职，给皇帝讲经读史，周顺昌本以为他一定能够力挽狂澜，扫除逆贼。不料他的奏疏刚刚上达，很快传下圣旨，被罢官回家。周顺昌一



Qing Zhong Pu

听到这个消息，胸中便充满了怒气，便决定去找他，一来问问朝政，二来会会好友，三来大家吐吐胸中不平之气。

文文起听见有人来，走出来一看，“呀，原来是蓼洲兄！”“文兄！”两个知己朋友分别多时，乍一相见悲喜交织，不禁落下泪来。

相互行礼落座后，文文起说：“小弟丢官南归，竟自进山，还没来得及登门拜访，不想您却大驾光临。”

周顺昌赶紧问起朝中的情况，文文起皱着眉头说道：“自从你离开京城后，那魏贼越来越不像话了！那王安虽然是太监，但他忠正勤勉，在青宫服侍先帝，又辅佐当今皇上。魏贼恨王安正直，假传圣旨暗暗杀害了他。他又杀了光宗选侍王氏，再杀了当今皇上的贵妃胡氏。那裕妃张氏深得皇帝宠幸，魏贼于是又假传圣旨令其自尽。张皇后身怀有孕，已经成了男形，魏贼密谋堕胎，使母子二人都被害死。魏忠贤大肆屠杀嫔妃，宫内血流成河，连皇上也不能保住妃嫔。”

文文起又接着说道：“那魏忠贤还私自在内廷操练兵马，挑选心腹宫标万人，日夜操练。皇子才生下来，就被炮声震死了。有一次，靠近皇帝的火器爆炸，皇帝差点送了命。魏贼催马上前，飞箭差点射中皇帝。他完全不把君王和国家放在眼里。恐怕一旦